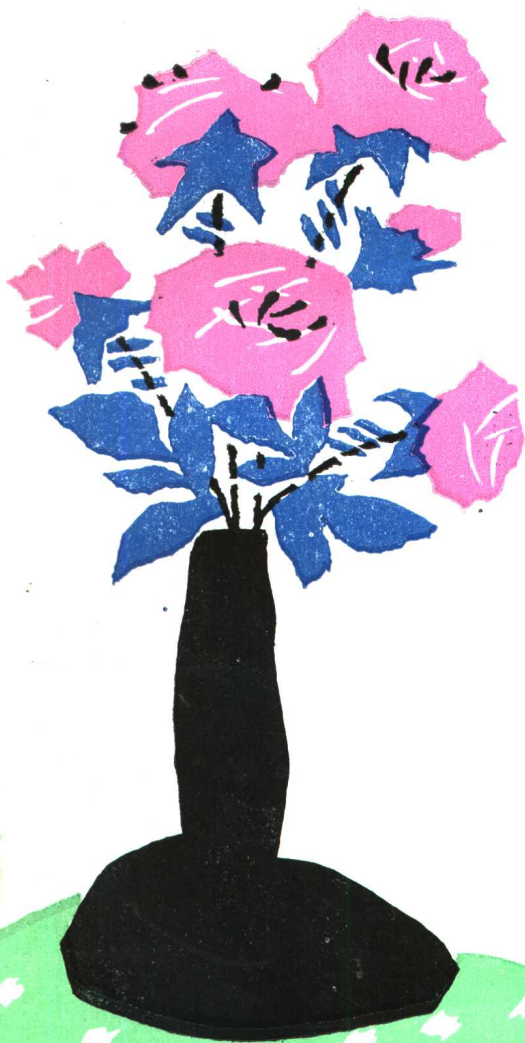




东方文学丛书

瓶中的红玫瑰

——
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



瓶中的红玫瑰

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

北岳文艺出版社

瓶中的红玫瑰

——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77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ISBN 7—5378—0398—6

I·375 定价：3.50元

出版前言

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决定将近年来优秀的马来西亚语作品翻译成华文，交给当地七家华文报章所特辟的专栏“文汇”版刊登，让广大的华社读者群欣赏。同时，也特别从中挑选二十四篇短篇小说编辑成书，在中国出版，让更多的人阅读到，并希望通过文学作品的互译工作，促进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文学交流。我深信，此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以马来西亚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华文在中国出版，这是不多见的。我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能让中国的读者们了解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面貌与思想感情。毕竟，作家是站在时代的最前线，而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真与美，往往是超时空，超国界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随着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于1989年底访华，以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友好访问团于1990年访问马来西亚后，能将中国近代的优秀文学著作翻译成马来西亚文，介绍给马来西亚的人民，以促进马中两国文学的双程交流。这对双方之间的互相认识与谅解，一定会有所帮助的。

马来谚语说：“没有认识，何来感情。”希望随着这本短篇小说华译本的出版，能使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文学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我们更希望将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文学的华译本出版，真正落实马中文学的交流工作的愿望。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李文忠

副译审的协助，使本书能顺利出版。同时，对山西省北岳文艺出版社负责承印及发行工作，也要一并致谢。

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

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

秘书：吴恒灿

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

目 录

出版前言	(1)
崩溃	格里斯·玛斯 (1)
病之歌	沙浓·阿默 (10)
战争与人类	A·沙默·赛 (19)
悲情水手	阿利纳·华弟 (29)
嗜好	S·乌斯曼·吉兰丹 (37)
焚船	哈山·阿里 (48)
战后	安华·利瑞 (56)
他的饭打翻了	花蒂玛·布苏 (67)
失去的光彩	巴哈鲁丁·卡哈 (80)
现代的伍马	阿里·玛竹 (89)
雪那园的故事	默拉利·本基兰·末哈莫阿旺古 (103)
山泥	田江来 (115)
单面鼓歌的回响	拉萨·玛 (123)
瓶中的红玫瑰	卡蒂嘉·哈欣 (134)
搭起来的帐篷	乌斯曼·阿旺 (145)
图钉与蕉柑	阿兹兹·哈芝·阿都拉 (155)
祖母	朱丽那·哈山 (167)
出口	玛那·西卡那 (173)

天堂之路·····	阿妮丝 (180)
箱子·····	哥玛拉 (187)
哥明·····	阿及吉 (197)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	格里斯·玛斯 (209)
海浪·····	阿利纳·华弟 (222)
假如母亲临终·····	沙浓·阿默 (234)

崩 溃

家庭，对哈丝娜来说，已毫无存在的必要。她和丈夫哈希姆之间，除了那一纸婚约及偶尔的肉体接触外，已无其他什么联系。

哈丝娜从未好好想过她的家庭，也从未认真考虑过她与哈希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但她已经感到他们的婚姻关系很脆弱，随时都可能破坏。丈夫的形象在她的脑海中逐渐消失。双方对肉体的接触也感到没有多大兴趣。最近，哈丝娜更明显地觉察到丈夫对性生活的要求是很勉强的。而她呢，也只是尽义务而已。

现在，丈夫越来越不关心这个家，她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去对比。

两年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她有美好的理想。她关心家庭、丈夫、孩子和自己。她懂得“爱”的含意。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

哈丝娜走到镜子前，呆呆地望着镜子。往事在她脑海中一幕幕地映过。

两年前，全国各地都在忙于大选。这是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大选。那时，哈丝娜常为做饭发愁。太阳已经好高了，她们的独生子阿纳斯就要放学回家吃饭。丈夫也许会象往常一样，带着朋友一起回家。他会叫累、会发火。不过，也可能非常高兴。工作顺

利，他就高兴。反之，他就火冒三丈。但他只在家里发火，据他说，在群众面前不能发火，因为群众能决定他的命运。群众既可以把他捧上前途灿烂似锦的宝座，也可以把他扔进黑暗的深渊。

儿子是空着肚子上学校的，他回来时一定又饿又渴。可是，这个时候上哪儿找吃的呢？为了照看孩子，她辞退了工作。后来，为了参加竞选，丈夫也辞退了工作。她不反对丈夫参加竞选，因为丈夫的命运同她的命运、同全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吃饭问题怎样解决呢？她对丈夫的处境十分清楚。显然，这个时候去找他是很不应当的。

眼前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上当铺！感谢真主！在阿纳斯出生前，她和丈夫都有工作。当时她买了不少首饰。他们还有一个存折，但是，随着儿子的出生，存折上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后来，他们又以阿纳斯的名义在邮局立了个户口。这当然是为了保证孩子今后的前途而立的。当时，这个户口差点没立成，因为她年轻的丈夫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相信今后孩子的上学问题将由国家来负担，父母不用操心。

现在，丈夫再也不唠叨什么“福利国家”了。两年前，他参加了自由党。为了竞选议员，他辞退了工作。但愿他在竞选中获胜。现在是不能去打搅他的，他的工作很忙，要处理的事务很多，脑子里一定很乱。存折上有四百元，但这是绝对不能动用的，它要用来作为竞选费用。幸亏还有些东西可以拿去典当。

当时，她也投入竞选运动。她把妈妈从乡下接来，请她帮着料理家务，照看小阿纳斯。哈丝娜是妇女委员会成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演讲起来还颇有号召力。她鼓励妇女们参加竞选运动。确实，她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对她来说，尤其是对丈夫来说是太需要了。丈夫及朋友都曾经对她说：“哈丝

娜，你不要整天躲在厨房里，把家庭琐事放一放吧。现在不需要你组织妇女学习烹调技术，而是需要你去组织她们参加选举，投我们的候选人一票。具体地说，就是投你丈夫一票。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前途，而且也关系到你的前途。”

自己的前途、命运……这是哈丝娜经常关心的问题。

哈丝娜曾经发愁、流泪，她不是为一家人的吃喝发愁、流泪，而是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发愁、流泪。只有当丈夫在家，热烈地和大家谈论着什么问题时，她的心才能平静下来。可是，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在这种时候把她的种种担心谈出来。她仿佛感到，丈夫已经知道她的担心，答案也早已准备好，只等着她把问题提出来。而答案是肯定的，不容她反驳的。她丈夫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说服力，而且很有组织才能。毫无疑问，他很适合当个领导。就这样，哈丝娜的担心和忧虑从未有机会向丈夫提出，只是默默地埋藏在心里。

她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在今后的十几年里，儿子必须顺利地通过学习阶段。她是儿子成功的保证。如果需要，还有她丈夫，不过前提是“如果需要”。丈夫能保证儿子的前途一帆风顺？她不放心。当然，她尊敬、爱戴丈夫。但是，他不在家时，她就会感到不安。只有他在家以一个领导者、一个尊师的姿态出现时，她才比较放心，比较有信心。

她转身进房里更衣。站在镜子前面，她仔细地端详自己的容貌及体态。看来，这样的装束上当铺不太合适。她用橡皮筋把卷发扎好，盖住浅棕色的后颈，又把前额的卷发梳平，使它披垂在前额，这样一打扮，就显得朴素多了。但她还嫌自己显得太年轻。她打开衣柜，拿出一条很少用的头巾把头包起来，对着镜子左看右看，觉得还不满意。最后，她干脆把身上穿的“格巴央”

脱掉，换上一件已经很久不穿的套头衫。想当年，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去当教师的。那时，哈希姆是学校里的职员。他常常跟哈丝娜开玩笑。不过，他开起玩笑来是很有分寸的。当然，现在他已经是自由党的一个小领袖，常常出去参加活动。每当他外出时，哈丝娜心里总是充满了疑虑和忧愁。

这天是萨以特到达这个城市的第二天。对他来说，这座城市显得十分繁华。星期一他就要去上班了。今天星期五，只剩下两天时间了。他必需赶快找到住房。一早，他就在暂时栖身的旅馆旁边的咖啡店吃早点，同时等候一位朋友带他去看房子。

时候不早了，阳光灼热烤人。电扇不停地吹着，刮起桌下的尘土，飞到杯子里。马路上，各种车辆熙来攘往，与马达声、喇叭声响成一片。菜场即将收摊，顾客越来越少。一大早就来买菜的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妇女提着菜篮在车站等候公共汽车。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华族妇女买了一只鸭。她把鸭腿捆好放进篮子里。鸭子拼命挣扎，拍打着两只翅膀“嘎嘎”乱叫。接着又跳出篮子，跑进咖啡店骑楼前的水沟里。那妇女一边大声叫嚷着，一边气急败坏地追赶着。鸭子又躲进了咖啡店台阶下的空隙里。那妇女更加恼怒了，大声叫骂着。不知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忙。马路对面修车铺里的华族小伙子停下手里的活儿，在一旁看热闹。萨以特朝车铺瞟了一眼，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小伙子光知道看热闹，手上的活儿都给耽误了。萨以特站起来，想去帮那华族妇女抓鸭子。突然，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套头衫的马来妇女。

乍一见面，两人都很窘。昔日中断了的友谊、爱情、欢乐……蓦地涌上他们的心头，但这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很快两人又恢复了常态。于是，他们的见面就象老朋友见面一样。

“上我家来吧！哈希姆今晚可能在家。”哈丝娜说。

“哈希姆！他一定忙着参加竞选吧？”

“忙极了！”哈丝娜答道。

“甭担心！他会成功的！以前他就是一个获胜者。”萨以特说。

听见萨以特最后一句话，哈丝娜心里不禁一怔。一路上，无论是在菜场，还是在公共汽车里，萨以特最后一句话一直在她耳边回响。从前，她一度钟情于这个小伙子。最后哈希姆赢得了她的心，她选择了哈希姆。有一段时间，她对萨以特的好感已渐渐淡漠，甚至还讨厌见到这个善于辞令，思想活跃的年青人。可这次见面后，她自己也不清楚是否还讨厌他。她想，还是让哈希姆再次制服他吧。

在作出婚姻抉择之前，哈丝娜知道哈希姆采取了竞选宣传的策略来赢得父母的支持。其实，这种“竞选”策略没有必要，因为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决定。当哈希姆来求婚时，她同意了。因为她更倾心哈希姆。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保持着初婚的甜蜜和幸福。在阿纳斯出生后，他们的欢乐达到了顶峰。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那天晚上，萨以特来到她家。

萨以特：“从前你是个社会主义者。”

哈希姆：“现在我还信奉社会主义。”

萨以特：“可是如今你已经在政治上堕落了。”

哈希姆：“你呢？你醉心于追求名誉地位，个人享乐。难道你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萨以特：“咱们俩都一样。追求的都只是名誉和个人享乐。”

哈希姆：“我没有这样，我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依靠人

民的支持，我将在竞选中获胜！”

萨以特：“但愿如此！但以后你也会和我一样，需要小汽车、西服等去赴鸡尾酒会的。你将全力以赴地周旋于上层人物中。你将住在大旅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住在家里。我担心你甚至会把家庭都忘了。”

当时，哈丝娜听了很生气，她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她心想：萨以特，你并不比我丈夫文明多少。我丈夫在埋头苦干，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而你那种把社会主义藏在心里的人有什么用？

这些都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

现在，面对家庭破裂的现实以及丈夫当选议员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哈丝娜的耳边又响起了萨以特对哈丝娜说的话：“以后你也会和我一样，需要小汽车……甚至会把家庭都忘了。”啊！过去认为这些话是对自己的“侮辱”，可现在，没想到萨以特所说的一切已经变成现实！

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儿子阿纳斯刚刚及格，但他却进了一所公立的名牌中学。

“感谢真主，幸亏你有一个好爸爸，否则你可能连中学都上不成。”哈希姆对儿子说。

这件事说明丈夫已经在政治上堕落。一些邻居也在窃窃议论：“我们的领导与殖民时代的高级官员没多大区别。他们只关心自己子女的前途以及如何使商人获利……”

这些议论刺痛了哈丝娜的心。因为丈夫就是这样一个领导，这样一个议员。

家庭已经破裂，丈夫实际上已不再是一家之主。哈丝娜不敢去维护丈夫的声誉。况且，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她承认自己的

儿子能进名牌中学，不是因为他享受了公民应得的权利，而是因为他有个当议员的爸爸。在这种情况下，她能说些什么呢？

一天下午，丈夫对她说：“哈丝娜，你听我说。我靠朋友的帮助买了一辆小汽车。他们帮我预付了钱，以后我每月还一百元就行了。当了议员，买辆汽车还是必要的。你总不会同意咱们坐出租汽车或搭别人的车去出席上流社会的宴会吧？”

“咱们？我可从来没有去过！”哈丝娜说。

“是的，每次都是我单独去的。但不是我把你留在家里的呀！”

“我看没有必要去参加宴会，无非就是庆祝某某老友的生日，祝贺某某公司的开张。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和你的奋斗目标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宴会我去干什么？那儿容得下我这个人吗？”

“算了，算了，我看买辆汽车还是必要的。”哈希姆无可奈何地说道。

哈丝娜接着说：

“就算是出席宴会需要汽车，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必要呢？为什么以前你去开会、办事可以穿衬衫，乘公共汽车，而现在就不行了呢？跟你打交道的还不都是以前那些人吗？只不过他们现在有的当了部长，有的当了老板而已。另外，为什么以前你没有汽车，即使到了深夜还能赶回家，而现在你有了汽车反而要在旅馆过夜？”

事实上，她并不反对丈夫有一辆汽车。这本来是件好事，有了汽车就方便多了，可以办更多的事。但是，她感到痛心的是丈夫买汽车还有别的目的。以前，她没有很好地理解萨以特的话，把他的谴责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现在她懂得了什么叫“政

治上的堕落”。她明白了某些人帮她丈夫买汽车，不是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而是想利用他。

哈丝娜离开镜子，转身到厨房里去。今晚儿子将把他的同学带回家里来。她得为他们准备点吃的。学校里只开设了普通的国语课，缺少教高深一些的马来语师资。为此，哈丝娜已答应帮助孩子们补习马来语。这个每周一次非正式的教学，充实了她的生活。这时，她的思想已集中到孩子的身上，不再去想丈夫的事。

而他的丈夫呢，确实是堕落了。

一次，萨以特毫不客气地对哈希姆说：“现在你是自甘堕落了。”

“你把堕落这个词用错了。自甘堕落的只有女人，我们男人是不会的。”哈希姆反驳道。

“啊，你好象还不理解什么叫堕落？”

“我知道。堕落就是指女人出卖肉体去满足男人的性欲。我们是买主，不是卖主。至于楠希，她并不要求报酬，而我们也没有给她报酬。她是我们的朋友，不是妓女。她献身于我们只是为肉体上的需要。而我们呢，也只是为了满足肉体上的需要而已。”

“哈希姆，你忘了是谁把楠希介绍给我们的？难道她不是老板用钱买下来的？楠希为了金钱出卖肉体。而我们为了楠希也出卖了某些东西——某些在一定时期老板所需要的东西。”

“算了算了，你总是把事情看得很坏。对我来讲，楠希只是一个朋友，一个好心慷慨的朋友。而老板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不会从我们这儿，至少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好处。当然，如果楠希真是一个妓女，那就真象你说的那样，我和你都堕落了。唉，算了，尽谈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有罪过的，哈希姆。”

“是的，可世上谁没有罪过？”

“可你的罪孽更大，因为你是个领导，你有家、有妻儿、还有你的选民。”萨以特说道。

“今晚楠希不会来了，我要回家看看妻子和儿子。朋友，我还要会见我的选民。”哈希姆说道。

这一切，哈丝娜全都蒙在鼓里。

那天晚上，哈丝娜给孩子上完课后，丈夫哈希姆回来了。她又成了丈夫泄欲的工具。

她感到淡漠、麻木，丝毫没有欢乐的感觉。昔日思想上、感情上融合一体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哈丝娜对“爱”已经失望。哈希姆曾是一个她所爱戴、尊敬的人，但是，随着丈夫的堕落，哈丝娜的家庭也破裂了。

病 之 歌

蒙刁死命地蹦跳着，兴奋极了。他的眼神洁净，一颗赤子之心，柔细稀疏的头发不时地波动着。

很美的早晨。

“妈！又有人来了。”

妈躺在房里草席上，双眼紧闭，微笑着。

“妈！妈！又有人来了。”

蒙刁蹦跳着跑进房里，蹲在妈身旁，小嘴附到妈的耳边。

妈没睁开眼。妈微微笑。妈只会微微笑。

蒙刁拨开妈妈的左眼皮，红丝布满无神的眼球，形成界线、叉枝。

“妈！有人来了。”

妈只微微笑着。妈只会微微笑。

蒙刁从地上弹起，跳了三下，跑到窗前探出头去，用手指了指，跑出房外，再蹦跳到前门，跳下走廊，坐在楼梯中间。

客人到了，不知道是四或五人。他们走上楼梯，一人摸摸蒙刁的头，一人拧拧他的面颊，一人拍拍他的前额，另外两人只望着蒙刁快乐兴奋的脸。

“妈在里面。”

客人们点点头，互相看看，低下头蹑足走进屋里。